



淮南子第十六卷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明後學閩中主監刊本傳霖書

繆稱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  
規方乎矩包裏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  
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  
坐無慮其寢無寤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  
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  
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

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大之道與元同氣  
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  
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  
矣故易曰同人干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  
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  
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  
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  
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

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  
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  
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  
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  
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  
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  
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  
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  
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

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敝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未

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  
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懟者也人主以備  
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  
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  
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  
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  
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  
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  
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

可以昭誌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  
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  
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  
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  
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  
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  
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  
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  
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

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

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

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截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子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

使為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廢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故義勝君子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

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  
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  
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  
負羈以壺飧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  
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怛生  
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  
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  
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  
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

故人之憂喜非爲蹢躅焉徃生也故至人不  
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然  
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  
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  
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  
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  
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  
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  
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彛



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  
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  
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  
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  
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  
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  
擊何怨乎人故笄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  
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  
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

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  
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  
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  
所托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  
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  
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倉猝  
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  
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  
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已也於彼何益

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以  
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  
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  
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  
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矣  
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  
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故  
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  
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發窘而後快故唐虞

之舉錯也非以借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  
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  
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  
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  
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  
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  
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  
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  
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

樂而哭不衰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及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

之人樂而不悅如鴉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詘伸倨徇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曰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



P11

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遷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無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得之乎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聰

之昭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  
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  
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  
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  
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  
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  
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  
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  
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

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  
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  
夫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  
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  
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  
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  
矣凡萬物而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  
之遺輸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  
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腍者必

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出  
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  
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  
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  
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綿綿禍  
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  
人覺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  
圍羊羹不斟而宋凶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爲  
已也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

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  
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  
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  
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  
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  
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  
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  
泰山之上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  
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

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之禮可  
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  
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  
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  
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脩其音  
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  
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遵道行義喜怒  
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  
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

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  
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絺上車授綬之謂也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  
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  
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黨  
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  
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鐔以  
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獲狍  
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長弘以智困能以



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  
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  
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  
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  
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  
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  
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文舉  
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  
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

情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  
可及也簡公以儒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  
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  
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  
子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  
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蔽乎倉  
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  
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靖者必陀故商  
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

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  
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  
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  
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  
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  
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  
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  
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  
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

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群輕折軸故君  
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一  
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  
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歲有  
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  
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  
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  
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  
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

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  
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  
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麓所至彌遠  
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於施亦仁不施  
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  
之由我與其由人君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  
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  
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  
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

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  
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  
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  
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  
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  
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  
備穢生於弗釋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  
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  
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

由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  
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  
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已而弗  
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  
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  
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  
唯聖人知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  
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  
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

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  
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  
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  
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  
兼覆蓋而併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  
也

淮南子第十六卷

淮南子第十七卷

漢尉祭酒臣許慎記上明後學閩中王鏊刊奩原傳霖重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

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伎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義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

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與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魯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必有管籥跣躋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水萬靈爲蝮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麇不知其可以爲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

海南子 卷之五 二  
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曾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復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檣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極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抗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闔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

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獲狘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

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罽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蜩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皆隸窮廬故



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猶致魚於  
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  
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  
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  
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宜其用用  
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  
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  
衆譬若播棊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  
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

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  
穴狃狖得埤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  
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  
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  
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  
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  
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  
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  
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

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滅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羗氏燹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騃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

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  
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  
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  
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  
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  
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  
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精神  
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壘之抑植正與之正傾  
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

宓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  
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  
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  
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  
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  
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  
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  
勿失萬物之情旣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  
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

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

賢於智伯之大鍾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近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鬻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薊髮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

猶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  
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  
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  
句踐薊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  
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  
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  
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  
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  
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劔威立

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  
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  
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結軌乎遠  
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  
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  
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  
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  
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  
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衰

禮記  
卷之九  
之服悲哀抱於情葬禭稱於養不强人之所  
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  
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  
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  
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  
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  
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  
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  
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

高骨腐肉也故葬禭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  
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  
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  
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  
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  
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  
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  
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

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主祀中霤其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侯氏其社用松祀戶墓牆置髮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菴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踈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

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

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

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衾衽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剡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



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鑿鍾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馬以徵籥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問非務相反也時世異

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

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  
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  
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  
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  
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  
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  
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  
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  
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

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  
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  
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  
御馬羿以之射雉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  
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  
若同陂而漑田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  
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  
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或爲  
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棹所用萬方然一木

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剖剟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刃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刃如新剖剟

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鐵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爲平直者此不

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

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社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

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擗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

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鬪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鬪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

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卓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債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

上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踏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

主不以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  
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劓無  
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  
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  
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  
衆同道也比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  
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  
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  
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  
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  
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  
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  
騶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嫱  
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  
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  
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  
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

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  
不敢民困於三貴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  
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  
也故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  
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  
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  
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  
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  
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

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  
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  
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  
以臨朝武王旣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  
乘石攝天子之位負屨而朝諸侯放蔡叔誅  
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  
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  
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  
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



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驎駟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

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

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  
 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  
 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  
 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  
 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  
 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  
 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  
 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鰾鮪入口若露而死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築啓期衣若縣

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  
 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  
 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  
 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  
 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  
 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  
 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  
 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躋謂之成  
 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

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下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道守民也不貴難

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袁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衆無用貨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犴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龍揚皆亂以營東信漫澗人失其他性於是乃有翡翠犀

衆黼黻文章以亂其目以爲卷黍梁荆吳公繁  
以蓋其口錢故修爵總侍金石以淫其耳趨  
舍行義禮節詠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泐  
豪亂暮行逐利順爭流寶法與義相非行與  
利相反雖士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與  
衣寡錦馬師旄象帷幕箭帟綺繡條組青  
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  
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  
不掩形而煬竈曰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

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  
之夫乘奇技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  
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  
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  
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  
寒竝至能不犯法于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  
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  
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

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鱖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第十七卷

淮南子第十八卷

漢尉祭酒許慎記上明後學閔中丞蓋刊太原傅霖重刊

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

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

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

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者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



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  
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  
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  
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  
不及兩兩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  
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  
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

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  
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  
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畜也  
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  
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  
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

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  
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  
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為  
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  
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  
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  
若美而道將為女居瘞乎若新生之犢而無  
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  
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

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  
白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戊人終人使者來謁之  
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  
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  
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  
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  
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

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

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警歎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

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

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

昔舜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蹙鼠前而免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蚩蚩駉驢取甘草以與之蹙有患害蚩蚩駉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燕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

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  
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  
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  
割故致數與無與也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  
取金於府子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  
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  
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  
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

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  
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  
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  
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  
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  
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  
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  
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

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  
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  
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  
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  
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  
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  
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  
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

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  
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  
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  
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  
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  
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  
能包裹之也  
大王實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

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  
翟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  
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  
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  
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  
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  
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

以托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  
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  
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  
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  
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  
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  
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

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悻然作色而

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馱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躬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危



安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視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

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  
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  
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  
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  
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  
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  
全枉則直

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

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  
走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  
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  
之故霸中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  
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  
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  
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  
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

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僦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

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太直若屈大巧

若拙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奸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淮南子 卷六 五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皆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

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

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

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  
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  
居是以不去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  
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  
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  
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  
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  
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  
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  
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  
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  
此明於爲人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又曰知足不辱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

大司馬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况持無

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代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曰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



千金求天下之珍恠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白朋玄豹黃寵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皆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

淮南子 卷六  
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

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

淮南子 卷六 三  
能薄任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

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二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

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  
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師乃懼而謀曰吾行  
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  
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  
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  
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  
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  
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  
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

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  
知而知病也

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  
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  
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  
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  
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  
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爲有

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  
慢然下其臂逖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捲  
龜殼而食蛤蜊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避群  
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  
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  
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  
者齿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  
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  
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若我

南游乎罔窅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宵  
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  
天聰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  
汎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  
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  
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  
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  
見乃止駕止抔治悖然若有喪也曰吾比夫  
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

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  
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  
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綬衣短褐易容  
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  
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  
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  
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  
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

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  
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漸也故老子曰去彼  
取此

罔雨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  
雨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  
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  
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  
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

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子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到杖策撥上貫頤血

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

卷六  
三十一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  
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  
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  
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  
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  
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  
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

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  
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  
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  
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  
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  
孰能惑之荆有佞非得寶劔於干隊還反渡  
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佞非  
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



海國子 卷六  
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

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僂而使齟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

淮南子 卷之六  
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  
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  
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  
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  
飛而維繩者

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  
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  
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秃山不游麋鹿無  
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

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智氏文子曰何乎  
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  
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  
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  
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  
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  
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  
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

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

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酌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

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  
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  
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  
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  
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  
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  
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

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  
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  
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解其  
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  
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  
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宣  
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  
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  
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第十八卷



